

既獨特也平凡的我們

去年年底，有同學要回高中科系宣傳，但他想做的不只是向學弟妹介紹自己讀的科系，還想帶給他更多的東西。於是他向我們周圍幾個同學各要了一句話想對學弟妹說的話，由他負責帶回去傳達給學弟妹。

有人提到了大學能提供的很多，多到想要自由發展都還嫌時間不夠用；有人希望學弟妹好好反省自己想做什麼、成為什麼樣的人；有人也鼓勵學弟妹把考試考好，選擇權會比較多；有人則想對學弟妹說，要認真尋找自己的興趣、慎選科系，將來讀到不喜歡的真的會很後悔；而我左想右想，最後決定只對他們說一句話：「認真生活，記得十八歲的自己」。

當被問到要對他們說什麼的時候，我原本是沒什麼想說的。我認為十八歲以前的人很可愛，他們可以自己找到生命的出口。儘管也一定會遇到挫折，會有徬徨迷惘的時候，但十八歲以前到底有什麼利害關係，想法也不會太功利，只要真誠的面對自己，並記住自己純真的模樣，懷著熱情上大學，我覺得就可以了，就已經很不容易了。所以被問到要說什麼，大概就是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」或「無為而無不為」的概念吧，我覺得不需要說什麼。若真要我說什麼，也就只有希望學弟妹可以用自己的「真」去過生活，如此而已。

不得不承認，上了大學以後的想法都不那麼純粹了。你會開始處處計算，計算著考試要考多少分讀書要讀多久才會有 A+，或計算期末要考多少分熬夜要熬多久才會過；計算自己有什麼優勢，自己要培養什麼能力才不會在未來被社會淘汰；計算著要廣結人脈，有更多資源才能讓自己更接近成功。還有好多好多說不完的計算，你用什麼樣的心態去面對社會，社會就會回饋給你什麼。整天想著算計、攀求成功，你就只會遇到跟你一樣的人，而你的心也會越來越沉溺在計算裡，但什麼才是成功呢？

從小到大，我們寫作文常常被灌輸要標新立異，要有特色有自己的風格，在社會上也常常提到什麼創意就是價值之類的话。我也深受這些話的影響，所以寫作文的時候希望自己語不驚人死不休，寫備審徵選什麼的也都要拼命強調自己的特長，甚至在看完李安的電影〈少年 Pi〉，當下還萌生這樣的想法：這部片不過就是個舊題材嘛，我能舉出一堆跟他題材一樣但比他拍得更深入的電影。

過了一段時間後，我的想法才有了轉變。在網路上看到流亡作家高行健說，他覺得文革這個題材中國作家還寫得太少，應該要有更多人去寫。儘管他已因為文革題材的小說拿到諾貝爾獎，卻依然這麼說，我這時才意識到，一個創作者最特別的並不是標新立異，也不是滿腹雄心要寫一個後人無法超越的題材，最珍貴的是忠實呈現的生活實像啊。就算走過前人走的路又如何呢？不會因為這條路別人走過就變得沒有價值，你自己有你自己的走法，這條路因為有你走過而變得獨特；全世界都有玫瑰花，但小王子的玫瑰花卻因為小王子而獨特。

真的成功的是那些天真的小孩吧，孩子的快樂很容易，可惜我們再也回不去了。船過水無痕，一日難再展。

「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，越人斷髮文身，無所用之。」自己對這段話印象深刻，每次讀到都會反思再三。原來常常我們以為有價值的，在另外一個時空背景底下，竟是如此無用。成績好、能力強，到最後也似乎只是個虛名而已，時過境遷後就不復被人記憶。

認真想想，老子、莊子、曹雪芹、施耐庵等這些人，也都沒刻意迎合什麼時代精神。顏回、陶淵明的生活，以現代人的標準，簡直苦不堪言。（但就連古代皇帝的生活品質在現在都比不上中產階級了，說不定兩百年後的小康家庭都可以過得比比爾蓋茲還要好，又有誰知道呢？）可是在他們那個時代，無數滔滔不絕的政客、豐功偉業的將士竟都不敵歷史的洪流，惟有他們留下來，影響力更超越了同時代的所有人，這是為什麼？他們不過就是認真過生活而已，完全沒有想過要留名傳世啊！

成績好的學生常有人會自我期許，希望為社會服務，或擔任一官半職，或參與各種組織等，但以兩百年後的角度來看，誰真的會記得台灣在 2012 年的行政院長、立法院長是誰？更別說八大部會首長了。就像現代鮮少人知道清朝有過哪些宰相是一樣的意思，他們曾做過的改變，也一樣漸漸被人遺忘。「三皇大聖人，今復在何處？」陶淵明這麼說，希望我們能學著放下。然而，我們卻往往樂此不疲地追逐這種虛妄，以為自己能抓住永恆，到最後卻什麼也沒留下。

一念至此，就覺得好像大家小時候都是被嚇大的，都被灌輸不讀書以後就要去撿破爛或做苦工這類的負面印象。可是孔子在作那些低賤的工作時也沒聽他抱怨，「雖執鞭之操，吾亦為之」，用現代的話講大概是：「一個月薪水兩萬每天工作八小時的洗碗工，我也做」，真的很不簡單，雖然看起來也不過就是認真過生活而已。我們常常連和自己獨處的時間都沒有，就惶惶碌碌想要為人群為社會服務。其實如果每個人都能坦然面對自己，自得自在，又有誰需要為別人服務呢？

有人說，基督教在奧古斯丁就已經是集大成了，後世研究神學的人都只是在幫他寫註釋；中國歷史悠悠千年，但思想發展都不離孔孟老莊四個人。我們真的很特別嗎？我們的想法或行動，真的能前無古人、後無來者嗎？看似人人特別，卻又彷彿人人都沒那麼特別。人與人的相似比相異多太多了。

我們都會經歷生老病死，還有許許多多的生命課題，遇到過不了的難關，我們要如何面對？很多事情都是無可奈何的，我們又要怎麼去接受？屈原在面對挫折的時候，他就只能一直寫，寫了〈九章〉之後再寫〈離騷〉，寫完〈離騷〉又寫〈九歌〉，寫了一篇又一篇，自己一直耽溺在無解的吶問裡面，越陷越深，難以自拔。上學期旁聽《楚辭》，老師在講完文章後，意味深長地問了一句話：「你們難道要像屈原一樣嗎？」

之前曾跟東正教神父談過，東正教的神父認為「原罪」(sin)的意思不是罪、不是過錯，最初的意思是射箭射歪了，導正過來即可。所以他們在傳教時不會不斷強調人有罪，和西方教會的傳教模式不大相同。這讓我聯想到，西方醫學常常喜歡定義疾病，認為某段基因跟大部分的人不一樣，就說這個人有了什麼樣的遺傳疾病。但這些所謂的「疾病」真的是不自然的嗎？「畸人者，畸于人而侔于天。」這些在人類社會中的不自然，其實只是「不同」，不能適應現代社會而已，卻在西方科學的架構下，被冠以疾病之名。自己感覺到，西方在對病人的定義和對罪人的定義上，兩者有高度相似的邏輯。如果現代醫學不是由西方世界所發起，會不會我們對疾病的認知將會有所不同，能更具包容性呢？

我以為，人不只有生病和健康兩種狀態，身體機能應該是一條數線，有負有正。以往的醫學只關心如何從負回到原點，卻忽略了人的身體有能從零點往正向前進的能力。我們願意傾身去幫助世界上最慘、最痛苦、病痛最難治療的人，但卻很少人研究，世界上最快樂的人是什麼樣子？達賴喇嘛、甘地、德蕾莎修女、史懷哲醫生、曼德拉，這些人都怎麼活出充實的生命？我們有沒有可能讓自己變得更好？在二十一世紀，我衷心期待一種「正向醫學」的推動，讓我們對人有更深刻的了解。從更多不同的面向觀省人的身體。

「認真生活」，認識自己的真，呈現生命的真，這是我唯一想對學弟妹說的。記得陶淵明曾說：「縱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懼。應盡便須盡，無復獨多慮。」希望在考試或其他的功利糾結鋪天蓋地壓迫而來時，還能留一份赤誠給自己的心。